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等音乐教育创新发展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徐衍

芜湖职业技术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DOI: 10.61369/ETR.2026130019

摘 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文化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高等音乐教育面临着培养目标调整、课程体系重组与教学范式变革的多重任务。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秉持高科技、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导向，其影响不仅限于产业领域，更为高等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深层次变革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与实践操作路径。高等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文化传承与艺术革新的关键联结点，既需坚守美育本位与人文精神，避免因数字技术迭代而偏离核心；又要摒弃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杜绝忽视美育本质与人文价值的现象。当前，高等音乐教育仍存在结构碎片化问题，难以适配新时代对复合型、创新型音乐人才的培养需求。因此，本文从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作用机制、实践路径四个维度展开论述，提出系统的改革路径。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高等音乐教育，本质上是技术创新与教育规律、艺术规律的深度融合过程，其终极目的并非用技术取代教育，而是借助技术激发教育活力、拓宽艺术边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关 键 词：新质生产力；高等音乐教育；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创新路径

The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Music Education

Xu Kan

Wuhu Vocational College of Technolog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powerhouse, higher music education faces multiple taskincluding the adjustment of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restructuring of curriculum system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paradig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and adh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influence not only the industrial sector but also provide a brand-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path for deep-seated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art education. As a key nexus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artistic innovation, higher music education must not only uphold the essence of aesthetducation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to avoid deviating from the core due to the it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but also abandon excessive relianc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eliminate the neglect of the essence of aesthetducation and humanistic values. Currently, higher music education still suffers from structural fragment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training needs for composite and innovative music talents in the new er.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ounds on systematic reform paths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practical path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ic educatio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and artistic laws. Its ultimate goal is not to replace education with technology but to use tto stimulate educational vitality, broaden artistic boundari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er mus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paths

课题项目：

安徽省2024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一般课题），项目名称：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的高职专业课程体系重构与教学实践研究——以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为例，项目编号：2024jyxm0911

芜湖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度校级科学研究项目人文（一般课题）项目名称：新质生产力赋能高等音乐教育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wzdrw202636

引言

信息化与全球化交织背景下，高等教育正经历深刻变革。2024年，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成为国家战略核心议题，既为高等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对其人才培养模式提出迫切要求。

当前，数字技术已深刻改变音乐创作、传播与教学形态，社会对音乐人才的需求已从单一演唱演奏能力，升级为审美判断、创造表达、跨界协同、数字应用能力的综合统一。传统高等音乐教育沿用“师徒制”技能传授模式，课程聚焦经典作品诠释与演奏技巧训练，重单一技能、轻综合创新的弊端凸显，难以适配数字时代音乐产业需求。同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仍停留在工具论阶段，与教育理念存在深层矛盾。赵洪斌（2022）指出，新时代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正处于转折期，需加快普及、现代化、开放化转型^[2]。

新质生产力在教育领域的核心是资源有效配置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绝非简单添加技术元素，而是涵盖教育理念、课程体系等全方位改革。本文核心研究问题的是：高等音乐教育在坚守审美教育、艺术育人根本立场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与数字技术、产业需求和社会文化生态的有效对接。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高等音乐教育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制

（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与教育学意涵

新质生产力是摒弃传统增长模式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核心特征，深刻变革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需转变为掌握前沿知识技能、具备持续学习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教育成为其培育核心载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成为核心劳动资料，改变生产组织方式，也使音乐形态从固定乐谱、录音转向可编辑、可交互的数字形态，拓展了音乐教育边界。

从教育学视角看，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教育系统变革的动力机制，体现为资源配置智能化、知识传播网络化、学习过程个性化、人才培育聚焦创新与跨学科能力。胡娟、宫颢韵（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可推动高等教育摆脱单一应用型、层次趋同困境，形成更具弹性的学科结构。这要求高等音乐教育打破封闭体系，融入高等教育转型格局，推动教师角色、课程形态全方位变革^[5]。邓军等（2024）强调，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音乐教师需兼具艺术实践、数字工具应用能力与技术伦理认知^[6]。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教育变革的三重机制

新质生产力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叠加技术，而是在三个机制的作用下产生深层次的改变。首先就是技术嵌入机制。新质生产力把智能化、数字化技术融入到教育的全过程当中，改变知识生产的和传递方式。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系统可以给出个性化的反馈，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创建沉浸式的教学环境。使用VR技术的学生在乐器原理掌握准确率上比传统的教学方式提高了30%，音乐表现力丰富度提高了25%，学习进度是传统方法的两倍左右。这些数据很好地说明了技术赋能教育有巨大的潜力。张姝（2024）认为人工智能在音乐教育中已经由原来的资源供给，发展到现在的学习支持、过程反馈、教学优化等各个方面。这就意味着学生获得知识的方式不再是单一的，教师也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而是学习路径的设计者、艺术判断的引导者。所以这些技术嵌入不是多余的部分，是有机的部分。

其次就是流程再造机制。技术嵌入必然会引起教育流程的系

统重组。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练习、期末考核的线性流程正在变成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干预、持续优化的循环流程。教学决策由以前的经验决定变成了现在的证据决定，学习路径由以前的统一标准变成了现在的个性化定制。冉童欣（2024）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给识谱、练耳、作品分析、教学反馈等各个方面提供精确的支持，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可以被使用。因此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削弱教师，而是在教师理解学生方面提供帮助。

最后就是价值重组机制。深层次的变化出现在价值上。在新文科背景之下怎样推进知识结构由“封闭专业型”向“交叉复合型”转变（刘娜等，2024）新质生产力使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值得学习的内容、什么是有效的评价方式等问题。当人工智能可以完成一部分音乐创作和演奏的任务的时候，音乐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哪些不能被取代的能力？数字技术把音乐制作门槛大大降低了之后，专业音乐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的回答会直接影响到音乐教育目标的确定以及价值取向。

二、高等音乐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课程体系仍以单一技能训练为主

在很多高校里，音乐教育的课程结构还停留在声乐、钢琴、视唱练耳、和声、曲式这些传统的模块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专业基础的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很多课程一直处在技术熟练度的评价体系当中，不能够适应数字时代音乐实践的新变化。有学者认为目前的课程体系不能适应现代音乐产业的发展，需要根据行业实际需要来改变培养方向。音乐制作、数字音频技术、音乐数据分析、AIGC辅助创作等被课程中的其他内容所忽略或者处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学生虽然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但是面对新的创作环境、传播环境的时候，不能很好地进行迁移、整合。学生由于单一学科知识结构的限制，不能形成跨界整合的思维能力，毕业后在多元化的职业市场上就会感到无从下手。

（二）教学模式与数字环境存在脱节

在郝赛赛（2023）的研究中，数字化科技同高校音乐教育存

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它对音乐学习方式以及资源获取途径产生了巨大的改变^[10]。但是技术在现实教学中大多被限制在课件展示、音视频播放和线上作业提交上。也就是说，一些院校只是表面上使用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目的不是取代音乐人，而是使音乐人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人机合作来提高创作效率和质量。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应用常常是零散的。部分教师利用智能伴奏、识谱软件、线上练习平台，但是这些工具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整合的体系，不能形成从课前到课中再到课后的一条线。技术不能成为教育创新的支撑系统，只是一味地附着在旧有的模式上。部分院校虽然已经开始运用技术赋能，但是相关的平台创建以及资源支持还不能满足需要，大部分都只是少数老师在自行尝试。因此造成“局部亮点多、整体推进难”的局面。

（三）评价体系过度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

传统的音乐教育评价是以考试、汇报演出、等级性展示为主要形式的，注重技术标准、舞台表现力、最后的作品展示。评价方式有其必要性，但是也会产生重结果、轻过程、重再现、轻创造的问题。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之下，学生跨界合作能力、数字素养、创意生成能力、反思能力等越来越重要，一次演出或者一张试卷很难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成长状况。郭声健、邓茜（2019）认为艺术教育不能异化成单纯的技能训练，应该回到以美育人的本位上来。高等音乐教育如果在评价上还过分看重技术性的量化结果，就很难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目的。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高等音乐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重构“音乐－科技”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重构是赋能基础，需在保留传统基础课程优势的前提下，构建“专业基础＋数字技术＋跨学科拓展＋实践创新”一体化体系。强化声乐、器等核心基础课程，增设数字音频制作、智能作曲基础等数字技术课程，开设音乐传播、艺术管理等跨学科课程，推行项目制、创作工作坊等实践形式，培养“懂音乐、懂技术、会演、会教、会创、会融”的复合型人才。

（二）创新人机协同与科技驱动的教学模式

高等音乐教育教学模式应该从传统的单向传授转变为人机协

同、项目驱动、场景化学习。教师可以利用 AI 伴学平台、音频识别系统、虚拟仿真环境、在线协作工具等手段把课堂延伸到课前预习、课中探究、课后反思的全过程。在作品分析课上，用智能系统对学生初步的谱面识别和风格特征提取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表演课上，用演唱演奏数据反馈来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练习；在创作课上，以真实的项目为驱动，让学生完成构思、生成、修改、展示的全过程。但需要强调的是，技术不应替代审美判断。音乐教育不是一味追求速度和准确，而应该使学生在理解作品、体会风格、构建个性表达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艺术能力。因此，人机协同教学的本质不是把教师变成设备管理员，而应该使教师从繁杂、重复、低效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去关注启发、示范和评价。

（三）提升师资能力并完善评估制度保障

教师是改革核心力量，需构建复合型教师队伍，围绕课程设计、技术伦理等开展系统性研修，打破师资结构封闭性。建立多维评价体系，将创造力、数字素养等纳入核心指标，推动培养模式转型。同时，规范数据隐私、版权归属等问题，防控技术滥用风险，为技术赋能提供制度保障。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等音乐教育绝非简单技术更新，而是系统性重塑，必须坚守音乐教育的审美本质与人文精神。技术是工具，永远不能取代“培养具有审美感知力、艺术表现力、文化理解力的完整的人”这一根本任务。唯有立足“以美育人”，才能实现二者深度融合，推动教育质量提升与人才培养模式革新，服务于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

AI 时代，音乐教育需回归感性本质，融入 AI 伦理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未来需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变的是技术手段、教学方式与课程内容，不变的是对音乐艺术的热爱、对人的成长的关切与文化传承的担当，让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音乐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 [1] 王辰煜. 变革与坚守：当代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思考 [J]. 艺术教育, 2024(7): -3
- [2] 赵洪斌. 新时代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路径 [J]. 教育文化论坛, 2022, 14(1): 77-80.
- [3] 范立芝. 高素质、广知识、多能力——21世纪高等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J]. 音乐探索, 2001(2): 90-93.
- [4] 黄慧敏, 陈镜儒, 蔡静. 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现代化发展：机遇挑战与对策建议 [J]. 教育探索, 2025(1).
- [5] 胡娟, 官颖韵.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优化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4, 45(7): 16-27.
- [6] 邓军, 何芬芬, 王彩萍.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应为、难为、可为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4(8): 4-9, 15.
- [7] 王欣. 人工智能驱动音乐教育变革之思 [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 2022(6): 193-197.
- [8] 刘兵, 刘咏莲. 人工智能时代“以人为本”的音乐教育应然走向探究 [J]. 中国音乐教育, 2024(1): 18-23.
- [9] Li W. Research on music education simulation based o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virtual and reality[J]. Systems and Soft Computing, 2025, 7: 200343. DOI:10.1016/j.sasc.2025.200343.
- [10] 郝赛赛. 运用数字化科技探索高校音乐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影响与建议 [J]. 戏剧之家, 2023(23): 196-198.